

《禹贡》、《左传》地名大别、小别考

崔 恒 升

我国史籍最早记载“大别”的是《禹贡》和《左传》，记载“小别”的是《左传》。它们的成书年代大约都在战国时期。由于当时没有发明纸张和印刷术，文字记载比较简略，加之著者的地理知识受其时代的局限，不可能对全中国的地理都弄得很清楚。而以后的学者又认为“经书”为圣人所著，是千真万确的，如其中有某些地方不合乎实际情况，总是想方设法进行解释，各抒己见，因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，其中“大别”、“小别”便是一例。

迄至目前为止，考释“大别”、“小别”地望，约有九说，今一一分论如后：

一、郑玄注《禹贡》谓“大别在庐江安丰县”。安丰县，东晋末置，治所在今安徽霍丘县西南。“大别”即今“安阳山”（亦称“长山”、“大白山”、“西大山”），为豫、皖界山。班固^①、酈道元^②、京相璠^③、胡渭^④等人，均主此说。按《禹贡》治嶧冢^⑤、荆山^⑥、内方^⑦三山是因为导汉水，与《禹贡》“嶧冢导漾^⑧，东流为汉；又东为沧浪^⑨之水；过三澨^⑩，至于大别，南入于江”的路线不合，且在安徽霍邱县西南的安阳山，亦非汉水所经。

二、杜预注《左传·定公四年》“自小别至于大别”，谓此二别在江夏界。据《晋书·地理志下》记载，江夏郡辖境为安陆（在今湖北安陆县）、云杜（在今湖北京山县）、曲陵（在今湖北汉川县西北）、平春（在今河南信阳市西北）、竟陵（在今湖北潜江

县西北)、南新市(在今湖北京山县东北)、酈县(在今河南罗山县西北)。该地区在大别山西境 淩水与汉水之间,极小部分在今河南信阳、罗山,而且与湖北诸地不相联结,故此说亦难以成立。

三、司马贞索隐《史记·夏本纪》谓“大别山,在六安国安丰,今土人谓之甌山”。甌山在今湖北汉川县东南汉江南岸。《括地志》从之。据《汉书·地理志下》记载,六安国辖境相当于今安徽淮河以南,霍山、六安以东和河南固始县地,并不包括甌山。而李吉甫^①、顾祖禹^②都说甌山是“小别”,这恰与《左传·定公四年》言“济汉而陈(阵),自小别至于大别”相吻合。

四、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志·江南道三》“沔州汉阳县”谓“鲁山,一名大别,在汉阳县东”。鲁山即今龟山,在今湖北武汉市汉阳城东北。蔡沈^③从之。按《水经注·江水三》:“江水东径鲁山南,古翼际山也。”鲁山古称翼际山、不叫“大别”。

又《元和郡县志·江南道三》:“沔州汉阳县‘谓小别山’在县(汉阳)东南五十里。春秋‘吴伐楚,令尹子常济汉而陈(阵),自小别至于大别’,即此也。”按二地相距太近,与“自小别至于大别,三战”之情况不相符合。

五、洪亮吉《卷施阁文甲集·释大别一篇寄邵编修晋涵》谓“大别、小别皆淮南、汉北之山。大别既在安丰(指安阳山),则小别在今光(河南光山县)、黄(湖北黄冈县)之间。”然大别不仅去汉太远,而对小别也未能实指。

六、汪之昌《青学斋甲集·小别、大别考》谓今湖北天门市区东南有大别山,土名大月山,其西有二小山,小别当在其中。杨伯峻先生认为“似二山相距太近,未必确”^④,我们同意这种说法。

七、王先谦补注《汉书·地理志下》“六安国安丰”条引沈尧说:“大别山在光州西南、黄州西北、汉阳东北、霍丘西南,班《志》属之安丰,但据山东而言。若论其西南,则直至汉水入江处,故商城西南黄陂、麻城之山,古人目为大别。”按光州在今河南光山县,黄州在今湖北黄冈县,汉阳、霍丘、商城、黄陂、麻城,与

今同地同名。此说基本是正确的。

八、杨守敬疏《水经注·沔水中》谓“盖松子至大崎山，古只称大别，犹言大分水岭。至春秋时始判为二别（即大别、小别）。疑古时汉水自安陆东南趋平衍之地，绝宋河、郢河、潯河、至阳逻南入江。大别即在指顾间。”按松子即松子山，在今湖北罗田县西北，大崎山在今湖北黄冈县东北，安陆即今湖北安陆市，阳逻在今湖北黄冈县西北。此乃承袭王先谦补注之旧义，略将其范围缩小耳。

九、谭其骧主编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第一册之29~30春秋图，将大别山定点在今大别山所在的位置上，是有一定道理的。今我们再结合王、杨二说，即可找到《禹贡》和《左传》“大别”的地望。

大别山为秦岭向东的余脉，形成于前震旦纪，位于鄂、豫、皖三省交界处，西接桐柏山，东延至安徽庐江县老和尚包，历为南北间交通孔道。

该山为长江和淮河水系的分水岭。在其南麓，自东至西有希水（今称“浍水”），“出灊县（今安徽霍山县）霍山西麓”^⑤，巴水“出雩娄县（在今河南固始县东南）下灵山，即大别山也”^⑥，举水“出龟头山”^⑦，倒水“出黄武山”^⑧，淝河发源于黄陂县西北圻山下^⑨，潯水出营盘山等，均为北东——南西流向。在其北麓，自东至西有决水（今称“史水”），“出庐江雩娄县（在今河南固始县东南）南大别山”^⑩，浍水（今称“灌水”），导源庐江金兰县（胡渭定在今河南固始县西南，至湖北黄梅县之北）西北东陵乡大苏山^⑪，淝水（今称“白露河”），“出弋阳县（在今河南潢川县西）南垂山”^⑫，黄水（今称“潢河”），“出黄武山”^⑬，柴水（今称“寨河”），“出白沙山”^⑭，谷水（今称“竹竿河”），出河南罗山县掘山，均为南西——北东流向。

以上诸水均导源于大别山，其南麓水流入长江，北麓水流入淮河，大别山则成为南北水流的分水岭。

按“大别”之“别”，本作“𠂔”。《说文·刀部》：“𠂔，分解也；从刀从刀。”段注：“刀者分解之貌，刀者所以分解之也。”《广雅·释诂二》：“𠂔，分也。”可见“别”有分割意。“大”有极多意。“大别”犹如一把利刃，将众多的水流，分割为二片，一片向南流去，一片向北流去，使之永远不能复合，大别山之得名，即由此而来^②。

前所引《水经注·决水》“决水出庐江雩娄县南大别山”，郦道元注云：“俗谓之为檀公岷，盖大别之异名也。”据此注则《水经注·江水三》巴水“出雩娄县之下灵山，即大别山也，与决水同出一山，故世谓之分水山，亦或曰巴山。”这就是说决水寻源于大别山阴（即北麓），巴水导源于大别山阳（即南麓），源同而流异，而此之“大别”不能与秦岭向东的余脉大别山脉相混，当为大别山脉之主峰，即今“天堂寨”，在今湖北英山县西北、罗田县东北。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宋辽金时期，将其定点在天堂寨位置上^③，完全是正确的。由于该山峰也是将一水流劈为二片，南北分流，所以它的名称亦沿用“大别”。

在大别山两侧为500~1000米的低山，山地边缘降为丘陵、阶地平原，山间谷地宽广开阔，形成大别山低山丘陵地区。山南为鄂东北大别山低山丘陵，包括湖北黄冈地区、孝感地区的孝感市和大悟县的山地；山北为豫南大别山低山丘陵，包括河南信阳地区的山地；山东为皖西大别山低山丘陵和岗地，在安徽省西部，包括六安地区和安庆市的山地。

当我们弄清大别山脉的地理位置、范围及其与主峰的关系后，再以《禹贡》、《左传》所说的“大别”、“小别”相印证，那就十分清楚了。现在先谈《禹贡》的“大别”：

导嶓冢至于荆山、内方至于大别。

“嶓冢”，山名，在今陕西宁强县北，东汉水发源于此。“荆山”，山名，在今湖北南漳县西南，为汉水所经。“内方”，山名，旧说指《汉书·地理志》“江夏郡竟陵县”条的“章山”，在今湖

北钟祥县西南；顾颉刚认为此山非常卑小，或不是《禹贡》的内方，疑为今湖北武昌的大洪山^⑦。我们同意这种说法。

蟠冢导漾，东流为汉；又东为沧浪之水；过三澨，至于大别，南入于江。

“漾”，水名，为汉水的上源，出今陕西宁强县蟠冢山，东北流经沔县，合沔水，又东经褒城、南郑，称为汉水。“沧浪”，亦作“苍浪”，指水色，汉水自湖北均县沧浪洲至襄北襄市一段的水道。“三澨”，胡渭《禹贡锥指》谓“当在涓水入汉处，一在襄阳北，即大堤，一在樊城南，一在三洲口，皆襄城县地，在郢县之北。”，“涓水”，亦称“育水”，即今河南白河，郢县故城，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北。裴驷集解《史记·夏本纪》“过三澨”，说是水名，即三参水，在今湖北京山县西南。我们认为是水名。“江”指长江。

汉水出陕西境流入南阳盆地（亦称“南阳平原”）后，经湖北郧县、均县至襄阳市，北边受唐河、白水水流的冲撞，东边受桐柏山、东南边受大洪山的阻隔，则改道向东南倾斜，当进入江汉平原时，由于汉水和江水带来的泥沙的淤积，逐渐使江汉平原三角洲自西北向东南伸展，汉水至湖北潜江县又折向东行，至湖北汉川县，“至于大别，南入于江”。确切说，是“触大别之陂”^⑧，只是撞击大别山坡，并没有真正到达大别山。

由于汉水经流南阳盆地，受到桐柏山、大洪山的阻隔，不得东行，而大洪山与大别山之间所组合而成的丘陵地带，又形成一条水系，名之曰清发（今称“沮水”），源出大洪山，北流合诸水折向东南，沿大别山坡经湖北随县、安陆、云梦、孝感等市县至汉川县汇入汉水，成为汉水的支流。因之，“汉水触大别之陂”，不仅是从汉川县折而“南入于江”至武汉市的一段距离，还应当将其支流计算在内，即从安陆至汉川的一段地区，以上王说“黄陂、麻城之山，古人目为大别”，大概是指从汉川至武汉一段“大别之陂”。杨说“汉水自安陆东南平衍之地，绝宋河、郢河、潯河，至阳逻南入江”，大概指汉水支流一段较长的距离。

如此说来，既然汉水没有经过安徽霍丘县西南，那末《禹贡》为什么要将大别分置在两列呢？这个问题过去没有人提出过，我们从其源流来看，基本上是相同的，从其内容来看，又是相连贯的，根本没有必要把它们分开，而其所以分开，可能是错简的结果。今试将其合并为：

嶓冢导漾，东流为汉，又东为沧浪之水；至于荆山，内方，过三澨，至于大别，南入于江。

完全是说得通的。

以上所谈是《禹贡》的“大别”。下面来谈《左传》的“大别”和“小别”。

《左传·定公四年》记载了吴楚交战的全过程，其中也谈到“大别”、“小别”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它们的确实地望。

全文大意是：公元前506年冬，吴联合蔡、唐两国攻打楚国。在今安徽凤台县城西的淮河边舍舟登陆，从豫章^⑧出发西进，至汉水与前来的楚师对峙。按照楚司马戌的战略，要求子常沿着汉水和吴师上下周旋，不让吴师渡过汉水，等待司马戌带领方城山（在今河南叶县南、方城县东北，西连伏牛山脉）以外的兵卒毁掉吴师的船只，回来堵塞大隧（今九里关）、直辕（今武胜关）、冥阨（今平靖关），然后子常渡过汉水与吴交战，司马戌从后面夹击，必操胜算。但由于子常考虑个人利益，没有采纳司马戌的建议，贸然“济汉而陈（阵），自小别至于大别，三战”，战后，子常知道不行，想逃跑，经过史皇的劝告，没有离开军队。后在十一月十八日，两军又在柏举摆开阵势，其时吴师“出于冥阨之径，战于柏举”^⑨，抢先攻击，将楚师打得大败，子常奔郑，史皇阵亡。于是吴师趁胜追击，当楚师退到清发（即今浠水，在湖北安陆县城西），兵卒刚渡一半时，吴又发动攻击，再一次打败楚师。楚师向国都郢（在今湖北江陵县西北）溃逃，经过雍澨（亦作“雍滞”，在今湖北京山县西南），又被吴师打败。先后共经过五次战斗，吴师侵占了楚国都郢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有以下几点认识：

一、楚子常没有沿着汉水和吴师上下周旋，直接率师渡过汉水到达对岸的汉川县。所谓“济汉而陈（阵）”，当是指此而言。

二、从“自小别至于大别，三战”看来，小别至大别之间还有一段距离，小别在汉川附近，大别是指在大别山南麓的麻城市境内而言，其间经过黄陂县境。因此，我们认为“三战”一在汉川附近，一在黄陂，一在麻城市境内。

三、从“二师陈（阵）于柏举”看来，“柏举”，《公羊传》作“柏莒”；《谷梁传》作“伯举”。在今湖北麻城县城东北，即今之龟峰山。据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志·江南道三》“黄州麻城县”条云：“龟头山在县（指麻城县）东南十八里，举水之折出也。《春秋》吴楚战于柏举，即此地也。”龟头山即龟峰山。可见楚师到达大别山麓时，与吴一战又失利，从而困入绝境，无法继续前进，只好退回到柏举。

四、柏举一战，楚师又大败，子常奔郑，史皇阵亡，于是楚师只好后撤，当退到清发时，又一次被打败，逃到雍澨，又被打败，溃不成军，吴师一直追至楚都。

五、楚师“济汉而陈（阵）”，直至大别，又从大别回到郢，一往一返，基本上是在一条直线上，而甑山和麻城市正好同这一条直线相重合。因此，可以推断：小别当指甑山，大别当指大别山南的鄂东北的低山丘陵，即湖北黄冈地区以及孝感地区的孝感市和大悟县等山地。

注：

①见《汉书·地理志下》“六安国安丰县”条

②②②③④见《水经注·淮水》。

③见京相璠《春秋土地名》。

④见胡渭《禹贡锥指》。

⑤亦作“嶧”。详后引文。

⑥山名。在今湖北省西部，武当山东南、汉江西岸。漳水发源于此。

⑦山名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以为即竟陵县（今湖北钟祥西南）的章山，今名马良山或马仙山。亦说即今大洪山。

⑧“漾”：亦作“养”、“養”。古称“漾水”。

⑨⑩详后引文。

⑪见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志·江南道三》“沔州汉川县”条。

⑫见顾祖禹《读史方輿纪要·湖广汉阳府汉川县》“小别山”条。

⑬见蔡沈《书传》。

⑭见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第四册1544页。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。

⑮⑯⑰⑱见《水经注·江水三》。

⑲同注⑫《黄州府黄陂县》“滠河”条。

⑳㉑见《水经注·决水》。

㉒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《湖北省》“大别山”条，认为“因在地理上南、北之间自然景观有很大差别，山名源此”。此说恐不是“别”的本义，待考。

㉓见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第六册22~23图版。1975年中华地图学社出版。

㉔见顾颉刚《禹贡》（全文注释），载《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》第一辑。

㉕见《水经注·沔水》。

㉖地区名。据成瓘《筥园日札·春秋豫章考》云：自今安徽之霍丘、六安、霍山诸市县之间，西径河南光山、固始二县抵信阳市及湖北广水市东北。此说较具体，然不够全面。应以晋杜预《左传》注以为“在江北、淮水南”或“汉东江北地名”，较为恰当。

㉗见《墨子·非攻》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安徽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耿素丽）